

嘉靖銅陵縣志

銅陵縣志卷之八

銅陵縣知縣慈谿李士元校梓

藝文篇

李士元曰名實之際君子所慎里斥勝母亭
譽醉翁名實之說也周禮地美之詔意藝文
之竹箭多焉銅治江山自太白後逸轍芳毫
紆懷綴跡黼黻地靈者舊矣堙璞不仁濫竽
不智憂寔隱焉吁地以文勝矣文獨不有所
以勝勝者乎曰在人志藝文

銅陵志卷之八

一

碑記

元

重脩靈祐王廟碑

九華秀嶷秋浦袤衍支邑以宅爾神故靈著
銅阜眡他壤爲崇祀四方慕效趨徵群檜旅
至歲時薦獻巫覡言知有逆凶迪吉敷遺
大江之東民恃以康其生以格其思使后世
遵常襲故無間久昔獲筵嶽瀆咸秩並湮若
仲卿桐鄉孔明栢祠伏波馬援睢陽張許皆

其生有功于當時既沒而人德其餘澤有祠之千百世而不忍忘者謹按利國山昭惠之神累封靈祐王前記以爲姓張仕晉潯陽太守世次遼邈史缺其記獨累代封敕因祝君光庭刻石僅存至通謂唐時三敕則誤矣按唐中和二年僖宗即位之九年也時方有保勝侯之封其稱乾貞三年則楊氏之誤也自由侯而公是歲去唐亡二十三年祝君豈未校與又按裴公休奏表以助戰克敵賞其

功以史考之貞元間浙東劇賊栗鍠誘山越爲叛攻陷州縣觀察使裴肅引兵殲蕘有平賊篇肅仲子休大中六年自諸道轉運使入相其奏必是時馴至中和以後定封爵焉不然宣僖相去遠而無休奏明矣或卽肅奏訛以爲休距今五百載也今嚴事如一日水旱疾癘禱必昭答豈非捍災禦患協于常祀者耶或曰潯陽去池地壤僻絕神未嘗臨其民也不得與朱邑武侯比抑不思神之爲神一

英靈間異之氣故生顯貴死廟食晦明變化
至往來穹壤間迹固殊而理無二非但于神
爲然至元丙子廟燬于兵邑人陳振哀衆力
而新之殿宇邃嚴門徑森矗標以樓觀環以
廡序視舊有加既成邑人建德路總管阮麟
翁請文刻石惟神濟時之畧不究于昔仁物
之功方弘于后隆爵美號將于是邦山水相
爲無窮因考次梗槩仍作歌貽工相成將以
迎神之監 云其辭曰屹九華兮江之東支

銅陵志卷之八

三

銅阜兮窮崇維鴻祗兮奠宅敞神宇兮棟隆
芬椒蘭兮簋稷齊壘尊兮牲牢豐軒捲雲兮
駟冷風王之靈兮來降歛竽兮張瑟考鼓兮
鳴鏞成音兮節舞瞻睟穆兮鼓鐘遂嘉生兮
袞災沴易工價兮弭兵戎禋歲時兮虔恭答
王靈兮曷終窮

國朝

重遷儒學碑

孫需
尚書

銅陵縣文廟儒學始於宋迄我

朝幾六百年屢興屢廢實教化根本所在宜有以擇基趾宏規制也宋建於縣治西時科甲聯屬人才輩出彬彬濟濟項背相望元始遷於縣治之東以規制可宏而改之自時厥後科甲人材或繼或續不及前遠甚則復舊址而拓廣之者有待也侍御胡公鉞奉命按是方揚風裁持法紀祇若

德意振起儒風學校首加究心甲戌九月鷺車止銅陵謁廟蒞學衆以白之顧瞻徘徊乃

曰仍之爲良於是合辭以達遂見嘉躋一時閭右效義皆分成之專任推官王用賢以敦之躬親督率於舊址開豁展大崇殿高堂巍巍翼翼材料堅良丹雘煌煒峻墉垣深池泮崇密鞏固瑩潔端肅煥然一新銅官西峰諸山輸竒獻秀而學之制侈然非復昔比謂可以甲池屬之諸校庀事於甲戌冬十月僦功於乙亥春正月何池守紹正恒以興學爲務謂侍御嘉惠斯文宜有紀述具顛末書來徵

記刻石以昭示有永予非大作家安能碑其事輒序次而歸之諸士湛道履德載瞻載肅以絃以誦將見英飛茂騰以彙興翊贊我國家文明太平之隆運益盛於曩昔矣間右效義者列于碑陰

都御史胡公神道碑

謝一夔學士

成化十七年致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銅陵胡公以疾卒于家

上聞爲之嗟悼命禮部致祭工部營墓事子觀

銅陵志卷之八

五

孫衍卜以次年葬於縣南金精山之原先期以監察御史池陽張廷瑞狀詣予泣拜請曰先人之沒

朝廷恩賚之禮厚矣然官至二品於法得立碑神道敢請文刻之貞石用垂不朽公諱本惠字益之別號順峯子世家池之銅陵祖桂枝父文秀母桂氏公自幼警敏嗜學稍長克邑庠生勤勵不怠而業日造詣永樂庚子以所習易學領應天府鄉薦累辭會試乙榜第卒

業太學初授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即慨然以功業自期部尚侍而下皆器重之無何丁外難哀毀幾不能生服闋還

朝進員外郎陞江西南昌府知府下車察民隱植善良遇渠奸巨猾素爲民厲者悉繩以法祿俸外絲毫無所取用是吏畏其公民懷其德上官嘉其廉能而聲譽遂大起正統辛酉天下朝覲官凡千數百餘吏部上治行超卓者總十人而公與焉

詔賜宴禮部錫襲衣寶鏹并璽書獎諭之而一時人莫不以爲榮公感

上恩歸而益修政教九載秩滿當代去八邑之民庶無老壯皆有戀戀不忍之意公至銓部以績最得請

誥太父父皆南昌府知府太母母妻皆恭人旣而陞陝西布政司右叅政進右布政司尋遷河南左布政所至勤勵之志廉慎之操慈祥愷悌之政視在南昌時如一輒巡撫河南右

副都御史馬公謹上其治狀

賜誥旌異加贈太父父俱河南布政使大母母妻皆夫人天順辛巳

上以遼東負山阻河控制東南誠重鎮也非素有德望而才識老成者莫能勝之迺

詔吏兵二部慎擇其人以往於是天官卿泊大司馬僉以公名

聞遂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食從二品俸奉敕往巡撫至則嚴號令信賞罰時簡教革奸弊

士卒精強邊備整肅寇有跳梁爲患者公自總戎躬冒矢石勦平之受

璽書綵段白金之

賜天順甲申以疾固請休致

允之家居十有九年日與衣冠故舊觴詠暢適有翛然物外之趣巨料一疾遽至弗起距生洪武甲戌十月十四日享壽八十有八而夫
人之壽亦若是公爲人剛介莊重家居敦孝友之行旣仕事君愛民一本於至誠而一切

矯激詭僞不少萌諸念慮以故所蒞至於今
人猶稱頌云公娶徐氏有賢德子男四人長
震次豫次觀遊邑庠次有以公廕補太學仕
楚之孝感主簿孫男四人盛遇例官帶衍邑
庠生曾孫纘緒守緒俱幼銘曰 天祐國家
篤生俊乂侃侃胡公乘時進取維才之良維
行之美早登甲科列官分署出守南昌寬而
有制吏畏民懷聿彰令譽視古循良抑又何
愧累官方伯擢都御史作鎮邊陲韜戈輯矢

天子曰噫稱予任使方將柄用公遽求退出
處盡善如公能幾天不憊遺一疾弗起訃聞
九重遣官葬祭金精之阿佳城永闕琢石勒
銘用詔來世

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余公墓表

陳敬宗 祭酒

公諱可才字國噐姓余氏池之銅陵人曾祖
榮四祖寧六父士海母盛氏感異夢而生已
知其不凡三歲喪母五歲知詩書十三歲遊

邑庠太守趙公試合郡生首選永樂癸未中鄉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黃州府學訓導丁外艱服闋仍襄陽府原職未半年詣

闕上疏願試煩劇留試事工部時部事叢脞官多黜陟不常公復疏

奏其要以官不必備得人爲本

太宗文皇帝嘉納之送行在時吏部侍郎師公親試騶虞神鹿詩賦及策論彈章等二十餘篇文彩煥發師雅重之薦擢司封主事職務

具舉始得行其志明年扈從清沙漠志益振勵所次皆有紀述至興河留公候南京取來精騎俵給山西都指揮李謙士卒七日南京馬猶未至公慮久益艱於進退馳驛奏之上嘉其有謀召留中軍凱旋褒賞有嘉宣德九年考滿會考內廷以公練達部政不欲煩以外職陞南京考功郎中署事部堂意盖有所待也清選法革吏弊凡所不便皆舉奏行之
洪熙初已給主事

敕命矣至是復給郎中

誥命凡兩得封父母妻室九年陞南京通政使
司左通政給楮鏹俾歸祭掃先隴暨竣事蒞
職復以息詞安民諸所急務舉

奏行之正統四年授中憲大夫七年夏得疾賔
友問獨起曰無疾志有以勝氣也冬十一月
十有九日疾革春秋六十有四葬本邑銅官
響山室章氏封安人聞公計哀悼亦卒生子
男珪瓚琬而珪瓚早卒陶氏生子珙瑾女妙

清鹿氏生子男琳女妙真孫女二於乎公之
爲人才足以用於世而有餘學足以養其氣
而不餒泰山不足高也滄海不足深也禍福
利害不足計也惟德被生民功施社稷此則
公所留意焉故恒曰伊尹周公亦人耳房杜
姚宋不足多也公畜此志四十餘年而銀臺
建功立業之地何能已其自畫之心哉賈志
而歿君子惜之雖然賈誼董仲舒學非不博
才非不廣志非不高而不得大有爲于當時

者豈非君子亦有命焉嗚呼公其可無憾矣
是用勒石墓道俾後世知公之志必欲大有
爲於當時所以艱阻之者命也是爲表

記

元

尊賢堂記

徐觀 本學教諭

銅陵爲池名邑襟江帶淮山水奇麗疇昔名
賢窮幽覽勝冠蓋相望自唐翰林李太白讀
書於五松山文彩燦然聞其風者莫不興起

銅陵志卷之八

十一

涵泓演迤迄於宋王安石藏脩于大明寺蘇
東坡黃山谷會遇於陳公園陶和染粹人文
丕變以言乎地產之賢在王安石時則有舜
元胡公字叔才者與公同硯席登嘉祐進士
第歷官著作郎上書詆新法歸老丘園旣卒
安石作詩挽之稱其德行文章朝野莫不知
名以言乎邑宰之賢在淳熙時則有若三山
林桷字子長者晝日垂簾庭無訟跡增秩六
考政擅循良在林桷後時則有若東浙潘錡

字叔剛者興學校課士子脩五松太白祠及
荆公書堂其政伯仲子長信不誣矣緬惟諸
賢幽光潛德後先輝映去今未遠五松太白
書堂鞠爲藁莽陳園遺跡混於民居諸賢餘
風遺韻世蓋未有聞焉至元初令尹陳伯奎
來董學校承流宣化首以在籍儒生缺員旁
求俊彥登進之又以先賢缺祀後進莫知所
崇夙夜究懷以爲濂洛諸儒旣以班列從祀
外是思得其人而崇奉觀備員教席暇日相

與參諸誌牒採摭群賢得七人焉因其官著
其名號奉神主附祀于廊廡之東吉日尹率
諸生行釋菜禮復書尊賢二字以扁之嗚呼
尹之用心可謂遠也已矣昔孟軻論尚友之
道自友一鄉一國之善士進而天下以友天
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繼今以徃
之士遊于斯息于斯仰止群賢典刑如在誦
其書而友其人尊賢之心亦將油然如生進
善其有窮乎是則令尹所以奉祀之意也豈

特爲其名而已哉

棲鳳橋記

邑人俞彭

棲鳳橋西距縣半舍東達臨津驛官民之所必由也橋當巨浸之衝上自鄧源之分流嶺綿亘二十餘里巖壑溝澮之水皆注焉奔突舂撞匯于棲鳳湖演迤達于江而橋橫其中自宋迄今皆以木爲之潦水橫擊歲必一修勞吏僦工役者病之至治壬戌春僧會定古杭人也心欲爲而力不逮一日踵俞文彬門

興言其事且勸成焉乃命工於青山麓得石一穴爰究爰度遂足其用興工於是年五月凡費鈔四百餘錠工計四千有奇初會定欲裒衆成之旣以疏抄僅鈔三十錠其餘皆出文彬之已帑亦不易矣 明年十月告成會定復請曰橋之成公之力也不可以不記余曰斯橋之建不過免人揭厲爾焉用記會定曰公雖不自以爲功而歲月經營之次第則不可不記以勒諸石於是大槩以爲記

國朝

重脩儒學記

王直
太和人
學士

銅陵縣本漢南陵縣銅官鎮唐宋始分置義安縣屬宣州南唐保太中改銅陵移治江滸屬池州宋慶曆四年建學于縣治西淳熙中縣令林桷以爲囂雜非育材之地乃移置縣治東後倚崇岡前對諸山據清淑之會元季盡燬于兵

國朝洪武初主簿馬驥始建明倫堂與師生講

銅陵志卷之八

十四

學迨十五年歷三令然後殿堂門廡乃如制又閱四十餘年給治不繼日入于敝上兩旁風幾欲仆洪熙改元洛陽商賔自兵科給事中改銅陵令始至謁

先聖周覽學舍慨然嘆曰學校治化之本也而頽陵如此豈非長民之責哉顧今之力雖未能然亦奚敢不勉乃脩葺支柱以侯改作宣德七年侯爲政已六年矣化行信孚縣以無事侯知民力之可用也乃作而倡之于是邑

之人士余志英志貴志高請建大成殿何從
仁從禮何恭何英何衍請建大成門東西兩
廡則吳仁吳琳吳鐸徐用文姚友諒東西兩
齋則盛獻盛宗海盛迪吳汝霖汝獻而明倫
堂則丁子清獨任之侯嘉其志皆勞而勉焉
工善材良並手交作其年七月壬戌功皆成
弘壯高明有加于舊侯既率諸師生與諸人
士告成于廟而樂成之教授沈衡諭于衆曰
侯之用心于學既勤矣志英輩之勞費亦侵

矣宜有以示諸久遠且告夫後之人俾維持
之永勿壞于是書其本末介縣人戶部主事
胡本惠來請余文刻諸石夫天之于人皆賦
之仁義禮智信而以施于父子君臣夫婦長
幼朋友之間推而至于萬事萬物莫不有當
然之則焉然氣稟習俗之不齊故能全之少
矣聖人者出爲之君師以治而教之必使之
全其性而不至于牾亡焉三代之學蓋可考
已自孔子之道不行于是而有書書所以載

道而教萬世者也是故有天下者必建學校聚英才于其中使讀書明道而反諸其身所謂五者之性施之人倫之常而皆得其宜然後出而用之則公卿大夫百執事無不宜于其職而治功盛矣學校所係之重如此

國朝

聖聖相承加意學校聯擇師儒以教其爲子弟者又任守令以督其成賢才之出以隆治化蓋濟濟然也事之久而怠怠而復振亦理之

銅陵志卷之八

十六

自然由是

詔下簡子弟之員定科舉之額嚴條約以勵之欲使明道成身充其適用之才以佐太平之治意之所望豈淺淺哉然郡守縣令知重此者鮮故學宮多致于敝壞而教道亦因弛廢治化之本顧如此其可不知耶然則商侯可謂知本之君子矣既新其立教之地而益謹其爲教之道使凡爲弟子者誦其詩讀其書以明民彝物則之本然至于道德充備而

皆宜于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皆足以隆治
化之盛當自此始矣乃若束書不觀舍本而
事末以僥倖于一切而不能有立于世則非
朝廷所以興學校與商侯所以脩學校之意矣
故爲記其成而道其實以勉焉來者尚克承
之于永遠

重脩大成殿記

劉山

本學訓導

銅陵縣有學學有廟舊矣僅合度弗稱宣德
壬子大通處士余志貴捐貲建大成始美觀

縣令商君倡之也閱六十年將圯厥嗣余文
余寧謀曰先人作之盍述之偕弟姪寬安瑄
璫瑰珍撤舊鼎建材斲工力之費動以萬計
董其役者寬之子琇也勞勩兩暮告厥成有
司者無所預侍御方公董學政聞而嘉之命
立鄉賢祠謂志貴有功於學宜與焉其子姓
繼之又有功矣爾其記諸石毋没人之善也
方公尋去碑未果樹山陰祈公以侍御領府
事教諭盧君謙徃白之公曰諾協其謀於少

府四明施公施公來謁廟固視謂庠生賢曰
偉矣哉爾父兄之用心也合矣完矣獨未美
耶豈有司弗之獎而弛其功耶某某對曰非
也以家多難而輟耳請續之今年春寬等仍
僦匠屬工闕者補之敝者新之漉漫者丹堊
之前隅故墻易以朱扉煥然完麗視昔有加
寬之子玠文之孫永江又出已貲剏鄉賢名
宦祠其脩廟之費幾半於昔府經呂君茂縣
令蘇君廷憲典史張君翰咸有助焉且礮廡

下以山目擊宜有文竊謂道塞宇宙聖人道
之至也天下可一日無聖人之道哉若羲農
黃帝之制作堯舜禹湯之治效澤一世之天
下一世之功也吾夫子折衷群聖儀範百王
澤萬世之天下萬世之功也生民得以安居
而粒食衣冠而禮樂三綱正而九疇敘誰之
功夫子之功也天下可一日忘夫子之功哉
夫子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享天下萬世之廟
祀有不宜哉彼佛老之徒歐氏於禽獸人之

助其崇宮峻宇徧滿天下不幾千萬區也夫子之廟庭自

國都至郡縣千四百而已剏建皆出於官未聞民間有片石寸木之助者何其愚惑之甚耶夫廟之廢興固不足爲夫子之輕重然天理之在人心亦自有不容泯焉者金狄也熙宗有拜奠之儀元胡也武宗有追封之典顧聲明文物之邦有不知所以尊之哉嗚呼王祀夫子尊也已乎未也尊以文也非尊以道也

夫子之道布在方策學以政而已學其學由其政尊以道也尊之至也肆惟我

國朝

列聖相承丕纂群書覃敷五美尊以道也至矣豆增十二舞加八佾尊以文也至矣漢唐而下曷有如

今日之盛哉詩曰群黎百姓徧爲爾德化之也余氏子其亦知尊夫子乎余世宦也昭源鎮海節度使源潔侍御史安裕丞相世濟忠義

家學之傳遠矣况志貴建郡之明倫堂徽之
文公祠踈財尚義其家法也若子若孫昭厥
緒而弗墜焉者志貴啓之也抑亦初施二公
有以激之也公負經濟之才盖欲答兵萬里
而爲國家立非常之功則其汲汲于立風化
之地者急先務也尊夫子之道也非徒尊以
文也士業於學者獨不思所以興起乎山何
言哉敢以尊夫子之道告二三子

重脩明倫堂記

銅陵志卷之八

二十

銅陵學故本縣治西百許步宋縣令林楠以
其雜闌闐徙置縣東山下廢於元季之兵燹
我

朝洪武初更三令而學宮之制稍復宣德壬子
洛陽商賔以吏科給事中改銅陵倡邑人重
新之其人文蔚然有可觀自是而後學之政
日隳學之舍日圯絃誦輟響盖有年矣弘治
庚戌義民袁思瓊以厥嗣謙孫廷璋俱弟子
員迺曰明倫施教之地也今若此非所以居

吾子及邦人之子遂捐貲數千緡市材庀工
撤其舊而鼎新之視舊壯焉大通處士余文
余寧又從而繼新其大成殿縣令黃印率思
瓊仍葺其兩廡及學門教諭楊泰命庠生陳
希和白其事於郡郡守陳侯嘉其志將勒碑
以獎異之今年春適值侍御方公奉

璽書視學政一日來銅學詢廢置由知學宮之
建皆出思瓊等嘆賞久之旣而思瓊上謁且
又以脩尊經閣開泮池請公益竒之乃命山

等曰人之善不可沒也今思瓊有功於學爾
學官宜有文以記之於是學令周孟章伐石
以俟而山也敢不承命惟謹竊謂老佛之徒
毆幻妄之說失義理之正死生輪迴了無證
驗人咸從信之反助其雕梁畫棟傾囊罄橐
無難色吾儒之道昭然如日星有志於學者
聖賢之域卿相之位駸駸也此皆已然之明
驗而學校有益於人也大矣顧翫視其頽敗
有不屑焉者亦獨何哉嗚呼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銅陵褊小家不下二千豈無忠信才德
之民生其間若思瓊者蓋其人歟是非天理
民彝之在人心者自有不可泯焉耳宜其重
義輕財汲汲於學校之助非惟富克施而得
其正矣視彼溺異端而不悔者不大有徑庭
哉學既具矣士業其間獨不思所以學乎今
我方公才高一世行出古人其視學也謹條
約嚴課程凡師弟之所教與學無不曲盡其
風化之所及雖山林行伍間尚有所興起况

衣冠文物之所萃者乎殆將奮迅激昂端士
習以去浮靡厚士風以杜澆漓闢邪說以崇
正學距詖行以迪正道審義利之分精王霸
之辯而於大人之體用弗備弗措也他日偕
計而出有官守有言責又將砥礪行檢樹光
明俊大之業而以古之名臣自期待庶無負
朝廷之作養而有裨於 國家天下則方公視
學之功於是爲大而於陳侯之獎勞孟章之
贊相皆有益矣思瓊等脩學之功亦將傳之

不朽不與有光者哉予不佞姑贅此以爲二三子告裨亦爲邦人尚義者勸

新建櫺星門記

銅陵縣儒學在縣治之左科第輩出若中丞胡公僉憲陳公爲時偉人厥後稍間正德乙亥春邑士謀曰地道產物猶天出雲旣洩而翕固其素也調燮發達存乎其人遂呈於有司以畱別遷于時邑令郡守撫巡諸公咸可其議謀其庶民會計所費義民徐氏等悉願

輸將以爲育賢助人謀其從資材其充蓋亦相地與鬼神同迺及縣治之右謀及卜筮曰利用賔爰是匠人以基陶人以瓦梓人以材治人以鍛不旬月嵬然有殿翛然有廡敞然有堂邃然有舍今豸史南海何文邦至有毫髮不干公帑費棟楹爭赴義門財之句僉曰學宮落成斯文聿新而異材之選殆視昔又盛矣維宮之前櫺星門未建也徐氏諱正本者遂伐石爲之凡三座高若干丈廣若干步

費白金百餘兩上下嘉之將表紀焉余時宦南都邂逅陳生蓋銅邑人也爲誦其事且請有言余曰建學育材有司是專石已勒乎曰然曰是宜先之以爲興學者勸其欲特紀者何曰久哉斯人輸勞公門願得大書以彰厥勲曰試陳其槩曰曩年郡守命建迎春亭翠微書院計費百餘緡銅陵飢令又命賑穀前後二千石建學功尤著焉因其旣勞慰以忘勞不亦先王人道矣乎曰果若子言宜附石

學宮以爲里人勸

儒學題名記

聖朝建學校以養育人材設科目以甄拔士類三年一大比以廣興賢能甚盛典也四方士子荷

朝廷教養之恩乘雲龍風虎之機莫不感激淬勵期效一得以上輔雍熙之治所以科目得人之盛從古罕及猗歟盛哉池之銅陵密邇京畿山川清淑鐘于人材尤甲于他處

欽差巡撫侍郎周公提調學校御史彭公咸以學校乃育材之地賢才實致治之源作興士類雖本教育之有數又在激勸之有方非紀其榮名實行何以爲將來勸乃命縣令商公紀列科舉子之名于石商公嘗重脩學舍克尚斯文碑成囑余記之夫科目賢才之階也自昔明經之士得由此進者咸以爲榮故楊龜山嘗曰科舉所以得人者非科目足以得之蓋豪傑之士由科目而進耳若唐之韓愈宋之王曾其文章政事照耀簡冊顯于當時傳于後世信不誣矣

國朝

聖聖相承重熙累洽當貞元會合之運正光嶽氣全之時取人以科舉爲重士君子得由此進其榮幸又有大焉今且獲重名于石尚當遠乃猷秉乃忠茂乃績使後人觀者歷指而言曰某也某科之人某也某科之士顧不偉歟雖然諸士子獲垂名于不朽其榮幸固大

矣後之觀感興起者接武于斯人豈不益爲榮幸哉是爲記

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吳琛
繁昌人副都御史

慈谿陳君良金蚤雋鄉第以妙齡俊才來尹銅陵下車之初孜孜民事未逾年政通民和百廢脩舉而尤加意學宮亦旣完美矣復聚材庀工于明倫堂後建雄樓一座名尊經閣高几丈廣倍之深減廣之半覆甃甃瓦黝堊丹青成化癸巳二月旣望告訖乃以六經諸

史度列於上使師生易于採取暇日臨課生徒亦便于觀覽學掌教陳君益偉君以能舉事有光于學寓書丐余言記之夫六經者載道之噐也易以妙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理性情禮以謹節文樂以和神人春秋以正名分昭囿萬古之光如日麗天永爲斯世之澤如水行地天下不可一日無之人心不可一日捨之能窮其理而得其妙穆穆在上爲堯舜之君明明在下爲周召之臣士則爲英俊兒

則爲賢達施之政事則從問學所出加之師
旅則知文章之備隨人品之異而窮經未嘗
不著其效也况

國朝隆古爲治養成於學校取材於科目首以
經書爲較藝之本則學校之於六經可無尊經
閣而可輕視之哉昔子游宰武城以弦歌爲教
孔子許之文翁守蜀郡而文風丕振古史美之
陳君爲政之初注意於學而宮廡倫奐又建
危閣而名以尊經則爲其當爲急所先務其

賢於人遠矣他日政成超遷有階可俟雖然
六經之用分而言之固有不同合而言之易
著小人勿用之戒即春秋之褒貶也書載洪
範九疇之事即易之八卦也詩之篇什非權
輿於虞廷之賡歌乎春秋之褒貶非本原於
禮之節文乎易有六十四其要以時書有五
十八篇其要以中禮有三千三百之目而要
曰敬詩有三百十一篇而要曰誠樂有五音
十二律而和則爲要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

褒貶則爲要六經之用與要若此吾黨之友
遊於學窮於經宜考於斯用掇魏科用躋膺
仕毋以尊經爲虛文毋以窮經爲易事記閣
而併及於此亦所以道其源而申其意也諸
士相勉之毋忽

儒學文昌祠記

王貫 教諭

讀書而登科第居官而爲顯宦此人人所願
欲而不可必得是有神以司之也文昌帝君
迺主科甲之神按化書姓張諱仁生於周初

後七十三代爲士大夫未嘗酷民虐吏則其
積功累行蓋有所自西蜀有降筆亭是其闡
化之所又有七十二化書行于世皆載其功烈
他如惜字紙戒士子文勸行社倉文則又神
之鸞筆所著大率勉人脩德行善盡忠盡孝
以行陰隲也其祠宇海內處處有之在學校
者居多人有祈祿祈嗣神常響應余蒙

聖恩來典銅陵教恒以舉人介意同寅孔公儀
王公延咸曰學中文昌未立是亦缺典余乃

捐俸爲倡同寅暨諸生及邑之士君子莫不樂助遂鳩工集材運石陶甃建於大成之側肇工於正統六年四月落成於其年八月耆民盛瓏何瓘余子璟肖像高明壯觀文采聿新今年春諸士子請以紀于石夫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之在天地間如日在天如水行地無往而不在善者福之惡者禍之非以享祀豐潔而有所私也神人之感在于一誠之相爲流通耳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學者

敦德行勤學問神必相之掇巍科登臚任不卜可知矣是爲記

新建城隍廟正門兩廡記

楊泰 教諭

城隍有功於人也最大蓋城以保民禁奸通節內外隍即城下池也夫以海內之地環數百里爲郡殺而次之爲州爲縣皆域之以城而後民可保奸可禁故自唐以來若郡州縣率以城隍爲主尊崇而廟祀之其禮顧不重歟洪惟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一區宇當臨御之初
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既封以
敕誥復惇以祀典爲民造福

恩渥至邑銅陵密邇

京畿祇奉尤謹時縣令彭克脩勅置厥廟於
縣治東百步許中則正殿次則拜亭廡列東
西門臨通道周繚以垣制度完具宣德間掌
縣事州同商賔重加脩葺青田司訓邑人陳
綱始肖神像歷天順時有蕭鈺吳偉二令相

繼加脩廟貌得以不壞厥後來者率不究懷
歲月侵尋至使兩廡正門傾圮無存鞠爲草
莽成化甲辰判簿徐侯鑑蒞任謁
廟即加注意捐其俸貲易其材木費所不給
募衆措置仍命耆老袁思瓊鍾琳以董其役
僦匠庀工先事正門次及兩廡旣而李侯顯
來尹斯邑協成厥事衆志大同群工丕作揭
扁於門塑以神馬肖像兩廡彰厥威靈其他
梁桷橈廢者易之以堅良階道缺砌者加之

以補葺復琢堅石謹刻

國朝敕命碑於拜亭之中內外一新改觀殊舊
然始於乙巳之正旦訖工於丙午之孟冬凡
邑之有禱於廟者覩門廡之新美廟貌之森
嚴舉相頌曰福我民者城隍之靈也敬神以
福我民者邑侯之功也庠生陳希和述其實
而丐言以記之余惟保民禁奸城隍之功固
大矣爲有司者不有以備其廟貌將何以妥
神棲而降福於民哉今徐侯於蒞任之初旣

克先事於城隍而李侯復克相之上焉足以
體

皇上命神福民之盛心下焉足以啓邑人禮神
獲福之至情其功於民也亦大矣宜記諸石
用垂不泯俾慢神虐民庶知所警凡有資於
事之姓氏具列於碑陰

重脩城隍廟記

袁宗耀

教諭

城隍之祀昉於西漢而歷代因之我

朝建極自京畿至於郡縣皆有廟銅陵城隍在

邑治之東肇建於洪武之初年成化間始增置門廡諸惟舊址狹隘非所壯觀嘉靖癸巳典史括蒼葉公定有擴新志廼謀之於知縣赤城項公鼎募緣克拓項以內艱去懷柔石公塘亦以是歲臘月嗣任嘉樂茲舉乃東西拓地增建廊楹十餘間改築門墻甃砌甬道別置役守房室以屏舊日混褻之穢廟貌爲之一新於是徵記於余余惟

人主之於天下必設爲百官以分理之而刑賞之政又

人主所以假之官以懲勸斯民之常典也然作姦罔良蠹政賊民柰之何有司之不盡良也而刑賞之政又焉可以盡恃我

國家之祀神也固資神之力以默相其捍衛之功必惟神正直無私炤察幽明將借神之柄以賞善罰惡於不測之中以懼乎天下之姦是所謂備防民之政祀城隍之微意也有司崇重脩葺茲非政乎矧銅陵濱江無有城廓

之守其專賴於神以默庇無虞者尤切焉茲
舉董工料材葉公寔專其勞余與同寅諸暨
湯公軒邑宦胡公衍亦翊其成焉城隍關繫
一邑愚於是銅之民由茲旣庶以富邑道復
興于是乎始是爲記

重建靈祐王廟記

楊泰
教諭

靈祐王廟居銅官山之陽據形勝也按縣志
王張姓名寬晉爲潯陽郡守蕭齊時廟食茲
土唐中和間陰有助戰之功贈遊擊將軍自
是累封至宋咸淳八年始加王爵原其廟之
興廢不一而神之顯靈無間迨我

國初益效爲國福民之靈

皇上遣有司每歲六月有十值王生日虔備牲
帛致奠著爲常典洪武四年廟厄野燒邑人
俞時爲之鼎新歷年寢遠棟宇傾圮弗稱神
棲成化九年癸巳邑尹四明陳侯鏐欲更新
之特命耆老袁思瓊募衆集材以成厥事不
幸侯遽物故衆心蕩然欲墮其功思瓊毅然

自謂若負侯命恐作神羞大爲不可乃集財穀僦匠庀工躬督厥役罔有怠意是歲成正殿明年甲午東西兩廊獻殿門房以次落成材良工堅規宏于昔越成化二十二年復捐已財命工礪石爲柱三架建立牌樓揭扁于廟門之首復命畫工繪飾梁棟丹碧流輝煥然鮮麗至於階墀路道均甃以石平整堅密凡遠近乞靈于廟者靡不嗟異噫廟之完美工計以萬費計以千非一朝一夕咸出思瓊公

一心之誠而能然爾先儒有云有其誠則有其神是寔足以妥神棲而享祀于無窮顯神靈而福民于無艾其有功神民旣遠且大詎可以尋常目之耶余素嘉公用心之誠故爲記之請勒于碑用垂不朽俾觀者知所效慕是亦與人爲善之意也若夫食報將來克昌厥後神自默相于冥冥之中有莫測矣奚待言乎謹記

縣治郭門之東不百步許有湖曰天井湖之
埂橫截連接通道官客過臨民物來往徒行
負荷悉經此湖抵高村齋塘諸圩田數千頃
昔人于湖之下決埂丈餘置橋閘疏導其水
達于縣河入大江時適春夏江湖泛溢遂爲
巨浸且橋以木一爲漂蕩不無病涉無能爲
經久計者邇市人袁思瓊者率子姪僦匠礮
石甃而成橋仍葺兩崖固其閘基以時啓閉
可泄可瀦自是田畝無旱澇之虞往來無厲

揭之患誠爲經世之遠畧及人之大惠也經
始於成化十九年之二月越八月橋成余謂
凡有德惠及人天必報之以福若古之崔亮
建橋故享爵長久而致子孫之榮顯程夷伯
脩橋遂感神夢而得壽考之增益載諸傳記
耿耿不泯夫以思瓊之建橋非一計其功大
費侈是能有以施人所不能施其用心旣勤
而其惠及於人也博功傳於後也遠殆見食
報於天增益其壽考榮顯其子孫得不媲美

乎崔與程也是宜記之以刻諸石俾後之人
得以頌其德惠歷千萬載而不磨云

胡城澗新橋記

汪珊 戶部侍郎

銅官胡城澗匯橋莞濟頭諸山水其流甚激
當夫景霽波恬天光可鑑利涉者不甚艱或
值春夏淫雨爲潦水勢暴漲舞于盤渦雖冰
折雷解不足以渝其迅決信乎一方之巨險
也矧南通七省北聯兩畿東出南宛西距大
江屹爲四通八達之衝宦商車馬公私走卒

銅陵志卷之八

三十六

之所必由奔渡爭舟傾覆蹠跖之患不啻踵
相接也先時嘗構木以渡水湧木折不數年
蕩爲陳迹重以邑小賦繁民戶多窘在位者
等而傳舍逆旅其眎編筏渡蟻乘輿濟人邈
焉千祀絕爲曠典過者每爲蹙額興嗟仁人
君子在所必隱而不容於坐視者也徐君松
山正本力田孳畜操計然鴟夷子之術以財
雄於一鄉嘗觸渡者之阨思欲以手援之久
矣特捐囊金七百兩聚財鳩匠伐石結趾洞

以巨虹護以長隄鑱以鐵絙鱗以塊砌肇始於嘉靖乙未正月迄工於明年十月廣若干丈延若干尺始焉告病涉者今茲而履坦塗遠近屬目如驚鴻飄練倏然在望足以駭觀曠視其根盤構結之密真如巨鰲大岳可以永年而垂久也君不寧惟是嘗以千粟助有司賑窮阨活者不下數千人出數百金新櫺星門石坊及兩廡多士以之興起其他立塚施木緝道建亭義舉尚夥茲橋者特緒餘一

事耳督工耆民方用忠羅侃葉瓘皆能卒勤厥事一錢不苟私其弟東泉正位樂於贊襄義尤可加予是用記

序傳

宋

送胡叔才序

王安石

叔才銅陵大家世以貲名子弟之豪者馳騁漁弋爲已事勤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

就邑豪以爲諺矣莫肯命儒者遇儒冠皆掩目遠去若浼已然雖胡氏亦然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帑延良先生教之既壯可以遊貲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明試于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貲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其父母教已之篤追四方賢才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哀然爲才進士復明試于有司不幸復拙于不已

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爲予言父母之思而慚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在庸者所恃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弼于中而褻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群庸而置子于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期然而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慚者亦多矣昔之訾言竊笑者固庸者耳豈所宜慚哉姑持予言歸以爲父母壽

其亦喜無量于子何如因釋然而悟治裝而歸予即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國朝

贈耆老袁公重建明倫堂序

楊泰

教諭

學校風化之本育賢才敦倫理扶名教爲萬世治國平天下之大計以故海內之地環數百里爲郡其殺而漸下爲州爲縣莫不有學焉銅陵池屬廣山包絡大江帶映秀鍾人物俗美知學賢才輩出代不乏人惜乎學之明

倫堂歷歲深遠梁棟傾圮弗有能脩理者弘治三年春坊市耆老袁公思瓊奮然仗義捐金百兩易材僦工撤舊鼎新廣其基址宏其規制視前則過經後則久率諸子姪躬督其事不兩月餘厥工告成巍巍殖殖煥然新美余乃謀及同寅洎諸生輩不可無文以宣厥燬僉謂宜序惟世恒人饒於財者多不好施有好施者亦非得正或脩佛寺或建道觀徒費財力以祈福於荒唐者若思瓊之克知學

校爲風化之本不悛所費建明倫堂以育賢
才以敦倫理俾有目者洞見吾儒之道有君
父焉非彼佛老之無君父者之弗足重有耳
者舉聞吾道之正有仁義焉非彼佛老之無
仁義者之弗足尚聖賢以之而明人心以之
而正其有功於名教豈小補云乎哉是足以
其平昔宅心公正制行端嚴不惑志於邪妄
不徼福於荒唐所謂喧啾百鳥中之孤鳳凰
也矧迺子克讓孫廷璋恪遵家教聿精儒術

行將響用

明時必能體公之心崇正道敦倫理以爲
朝廷治平之大計不惟於公有光凡爲師友者
亦與有光焉余之所以舉大畧細者特加公
之所施得正以爲後之崇重學校者勸

義翁傳

吳琛 都御史

義翁者處士徐君之號也平生踈財仗義晚
年尤甚故以爲稱號君名昱字尚德先世浙
之淳安人宋時徙銅陵之石垣以居遂爲五

松著姓高祖伯超仕元爲通政宣使曾大父子賢大父國禎父用常俱隱德弗耀君生而穎異豁達讀書了大義而精於書數事親以孝稱祖父積累家貲饒裕雄於一郡世爲邑之東區糧長時俗得此者率假以倍尅爲家計君領是役餘三十年夙夜奉公小心勤慎征糧稅於民畧無過取民有貧逋而無所徵輸者則捐已貲代賞未嘗別斂以補故是區事集民安民之德於君如父母然旣而叔父

用文老倦家事君繼總之是時同居共爨近千餘指君謹守禮法一錢寸帛不入私囊事叔父以敬愛群弟以友御家衆以恩處鄉黨以義人無內外親疎咸贊頌之宣德十年歲大飢自銅陵抵于涇縣青陽繁昌蕪湖相接數百里死者相枕藉十室九空無數易食惟君家蓄積之厚有穀可糴遠近赴者旣平價與之又爲之飯且給米爲途飡縣尹洛陽商君賔重君仗義禮遇厚君出米六百斛助官

賑濟景泰初北鄙多事例輸馬供用君弟旦
爲庠生欲假途進君乃出白金三百兩與旦
易馬赴 京助

國冠帶榮身景泰五年歲仍大飢凡赴糴者悉
如前所爲于時有例勸米納粟授官縣尹蕭
君鈺親至其第敦請至再君辭不就惟出穀
八百斛助官賑食貧民汪彥才等家成化乙
酉洪水漶田秋租莫辦官司追迫君恐民貧
逋逃乃出米五百斛代爲輸足丙戌歲復大

饑甚於前時時價穀二百五十斤易白金一
兩鄉之素爲壟斷者乘此射利貧無可易者
忍饑待斃君獨憫惻於來糴者不受其直以
穀四百斤計銀一兩給借與之約以秋成送
還貧者亦不責償及己丑歲復小歉君濟貧
之惠亦復如前日且施與不倦本處順安鎮
河流泛漲人病於涉君於宣德間造船濟渡
敝則易新至今因之本鎮及棲鳳周家等橋
倒塌年久通施白金五十六兩米八十斛募

工脩之崇福禪定清涼勝因真如黃山朗靈
諸寺縣東門路順安街道等類脩造鑄塑等
工通計白金三百餘兩穀四百餘斛助成其
事其他濟急扶危未可悉數君爲人嚴毅剛
直誠恪端雅家庭之內雍肅整飭群弟有垂
白參侍者適有過輒責治不貸平居未嘗少
假辭色延請明師以誨子姪每以忠厚謙謹
訓誡人貧赴乞者不問識與不識悉以周之
負償者其貲無筭畧不較量鄉鄰之間賴以

舉火恃以爲命者不知其數人有忿爭者赴
君以直之悉得其情有爲惡恣睢者惟恐君
知之其德望行義見重於人有如此者論曰
自世教衰民僞曰滋鄉無善俗士無善行故
怙侈滅義貪多務得者比比皆然求能踈財
仗義濟人利物非特山林布衣不多見雖士
大夫亦不多見焉徐義翁自少至老樂善好
義不乘時以射利不倚富而吞貧所存者仁
人之心所行者長者之事真可爲世之難得

鄉之罕見者也惜其身止布衣所施不博若使任牧民之責其惠濟宜何如邪翁今七十有九鶴髮酡顏康強如壯而八子岐嶷挺立

庭階將來福壽無疆子孫逢吉未可涯涘孰謂天不報爲善之人慶不餘積善之家哉予與翁邑雖異而居相近先考和易先生辱翁交厚家貧且承恩濟故先考念念不忘臨終囑予爲翁作傳予不敏姑述翁平生大槩以傳於世用備觀風者採擇且使鄉人有所視效而興起云

開新溝便宜狀

王一槐

本縣教諭

竊聞圖遠利者不蘄於細建大議者不和於俗方今銅陵以水潦爲菑江洋以盜賊爲患然弭盜於未形防水於未至皆儒生之常論也今有一策能除二害請爲執事籌之銅陵一縣十五里而水之爲害什居七八其地有曰仁豐圩者上中下二有壬子圩新橋圩劉潭圩等周圍八十四里田糧自占二千七百餘

石里分所筦者九七里一縣錢賦獨居大半
往年歲登斛穀不過二三十錢民以殷富遂
爲壯縣弘治正德之間江西諸水泛濫衝開
小姑山口每至春水暴漲瀕洞而下仁豐諸水
化爲巨浸何者上旣無縈紆之阻以停蓄其
勢下又梁山東西並峙以束其流故銅陵水
得爲青而江西近年亦頗不聞有水害矣爲
今之計豈能排其水使他流哉當必有區除
之法乃可耳江洋盜賊日夜剽掠銅陵地方

最多要害其尤險者曰錢家灣曰老鶴嘴曰
紫沙洲相距不過十許里而繞行殆半晝况
支江頗多而西岸皆淮西之地且又雜以屯軍
夫距近而行遠則不可避多岐而雜處則不
可追殺越人而奪之貨徃徃在此而銅陵常
苦於緝捕爲今之計豈能絕南北之人使不
行哉當必有幹旋之術乃可耳一槐讀書之
暇得古人之機括考業之餘博父老之識見不
能使水之不至而使其至不爲害不能使盜

之不生而使其生無所用蓋中策也惟執事
馮几而聽之去銅陵不五里而近地名新溝
相傳伯顏兵過欲間道以趨建業軍士開鑿
一夜而成日久壅淤江水暴發則溢而進山
水通則匯而存仁豐諸圩所以爲壑者凡以
此也今若䟽而濬之實土不過五里過此塘
壩畚鍤甚易由是自湯家溝而出以達荻港
取其土築高塍以障江水則仁豐諸圩皆良
田矣土旣去爲大河以通江船則老鶴嘴上

下之險無所用矣一舉兩得萬世之功也執
政何憚而不爲乎今以歲一歉則縣官勸粟
之不暇盜一發則巡捕住俸以待擒抑末矣
昔蜀守李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
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
饗其利朱崖在漢民恃其險爲盜官不能止
賈捐之獨議棄之乃棄朱崖不肖之見亦竊
取古人之遺意而隳括之耳伏望 執事恤
其利不以小費而自疑矜其議不以人言而

自且一邑幸甚萬世幸甚不知干冒願加采
擇

題詠

唐

題五松山

李白

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應須回舞袖拂盡
五松山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暮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隣女

銅陵志卷之八

四十七

夜春寒跪進雕胡飯月明光素盤令人慚漂
母三謝不能飡

與常贊府遊五松山

安石泛溟渤獨嘯長風還逸韻動海上高情
出人間靈異可並跡澹然與世閑我來五松
下置酒窮躋攀徵古絕遺老因名五松山五
松何清幽勝景美滄洲瀟颯鳴洞壑終年風
雨秋響入百泉去聽如三峽流剪竹掃天花
且從傲吏遊龍堂若可憇吾欲歸精修

五松山送殷叔

秀色發江左風流柰若何仲文了不還獨立
揚清波載酒五松山頽然白雲歌中天度明
月萬里遙相過撫酒對此月流光畏蹉跎明
日別離去連峰鬱嵯峨

答杜秀才五松見謁

昔獻長揚賦天開雲雨懽當時待詔承明裏
皆道楊雄才可觀敕賜飛龍二天馬黃金絡
頭白玉鞍浮雲蔽日去不返總爲秋風催紫

蘭角巾東出商山道秣秀行歌咏芝草路逢
園綺笑向人兩君解來亦何好聞道金陵龍
虎盤還同謝眺望長安千峯夾水向秋浦五
松名山當夏寒銅井炎鑪馱九天赫如鑄鼎
荆山前陶公矍鑠呵赤電回祿睢盱揚紫烟
此中豈是久留處便欲燒丹從列仙愛聽松
風且高卧颼颼吹盡炎氛過登崖獨立望九
州陽春欲奏誰相和聞君往昔遊錦城章仇
尚書倒屣迎飛牋絡繹奏明主天書降問迴

恩榮骯髒不能就絃組至今空揚高蹈名夫
子工文絕世竒五松新作天下推吾非謝尚
邀彥伯異代風流各一時一時相逢樂在今
袖拂白雲開素琴彈爲三峽流泉音從茲一
別武陵去別後桃花春水深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爲草當作蘭爲木當作松蘭幽香風遠松寒
不改容松蘭相因依蕭艾徒丰茸雞與雞並
食鸞與鸞同枝揀珠去沙礫但有珠相隨遠

銅陵志卷之八

四十九

客投名賢真堪寫懷抱若惜方寸心待誰可
傾倒虞卿棄趙相便與魏齊行海上五百人
同日死田橫當時不好賢豈傳千古名願君
同心人於我少留情寂寂還寂寂出門迷所
適長鋏歸來乎秋風思歸客

題銅官山廟

裴休

潯陽賢太守遺廟古溪邊樹影入流水石門
當洞天幡花凝寶座香案儼爐煙若到千年
後重脩事宛然

宋

題靈竇泉

王安石

山腰石有千年潤
海眼全無一日乾
天下蒼生望霖雨
不知龍向此中蟠

順安臨津驛

臨津豔豔花千樹
夾徑斜斜柳數行
却憶金明池上路
紅裙爭看綠衣郎

挽舜元胡著作郎

德行文章里
閑宗姓名朝
野盡知公
侍親存

銅陵志卷之八

五十

沒皆全孝報政初
終必竭忠性直不從花
縣樂分安求逸郁堂空
從今永別人間去笑入
蓬瀛閬苑中

胡氏逢原堂

我愛銅官好君實家其間
山水相縈萃花卉矜春妍
有鳴林間禽有躍池中鮮
葉山何嵯峨秀峙東南偏
峰巒日在望遠色涵雲邊
賓客此遴集觴飲常留連
君家世儒雅子弟清風傳
前日闢書堂名之曰逢原有志在古道

馳情慕高賢深哉堂名意推此宜勉旃木茂
貴培本流長思養源左右無不宜願獻小詩
篇

題陳公園

內有二池

蘇東坡

南北山光照綠波濯纓洗耳不須多天空月
滿宜登眺看取青銅兩處磨

又

春池水暖魚自樂翠嶺竹靜鳥知還莫言疊
石小風景捲簾看盡銅官山

銅陵志卷之八

五十一

又

落帆重到古銅官長是江風阻往還要使謫
仙回舞袖千年翠拂五松山

題太白五松書堂

林桷

翰林最愛五松山長說千年未擬還而我抗
塵良自愧來遊祇得片時間

又

千載名山樂有餘功名常愧十年書英風凜
凜無今古醉草明光一夢如

又

蕩漾清溪兩槳飛
趨行不及到斜暉
無人跪進雕胡飯
只學盧仝啜茗歸

又

爲儒爲吏兩無功
采石銅官邂逅同
四見清明今一換
歸歟我欲片帆東

又

阜民

江氛朝暮半晴陰
紺宇飛甍接翠岑
手摘匏瓜曾未遍
身從鷗鷺得相尋
千年舞袖雲崖

銅陵志卷之八

五十二

冷幾度桃花春水深
猶有門前舊題句
松風萬壑老龍吟

題富覽亭

張孝章

縣尹

碧瓦朱甍接翠崖
周迴無地着纖埃
山從雲脚斷
邊出水向天根盡
處來去蜀征帆輕
渺隔淮春樹綠
洄洄偷閒一到塵襟滌
坐見星河落酒杯

宿護法寺

張勳

亂草織斜陽
天風結曉霜
搖鞭追馬足
投宿

問僧房望眼揮清淚愁雲罩故疆客帆更無
數不見祖生航

贈汪孝子

林桷

事死如生實至難古來不獨數丁蘭遺骸已
逐干戈盡刻木難忘菽水歡天地一身難養
育子孫百口復團圓吾皇德澤將何報忠孝
垂名兩不刊

又

孟益

刻木爲親古亦稀汪生天性自無違十年奉

銅陵志卷之八

五十二

養如生日回視丁蘭更有輝

又

循善無疑報自天一身耆艾子孫蕃好將姓
字聞朝著旌市居爲孝弟村

元

題順安樓

即義安

房芝蘭

進士

惚含野草入平吞極目漁樵江上村流出異
鄉花堰水放開老翠葉山雲竹邊僧寺鷗沙
遶柳外人家驛路分掛月參天蟠地脉門前

雙樹幾斜陽

題梵天寺泉

雲根流出瀉寒聲
冷沁禪關竹樹清
氣泄化胎飛寶錫
岩開冰谷愧塵纓
鶴林月浪秋常浸
龍海波濤夜忽驚
分我一瓢匙旱歲
化爲霖雨澤蒼生

重遊梵天寺

門前流水碧粼粼
禪妥僧閑化復淳
攪夢半因詩作崇
破寒全藉酒生春
休教一切有爲法
誤着三生自在身
拂袖重來經六載
梵雲飛雨洗儒巾

國朝

過銅陵三首

陶安 學士

縣城無城堵坡陀
枕水濱銅坑容鑿鑿
鑛炭戶曉擔薪兵後
薑牙少巖深箭竹新
沙蹊浮石子戛戛履
聲頻

又

石塔深巢鳥磚街曲
類虵平山立爇埃
小港

隱漁槎田廢多生荻池湮不漚麻獨存胡鬼
殿未有縣官衙

又

季世輕邊備奸臣豈將才妖金聲動地炎火
冷如灰營壘已陳迹山川猶壯哉水流嗚咽
處過客每興哀

羊山磯

東岸磯頭擁赤霞西邊沙渚老蒹葭江流盤
束如衣帶水急船遲日又斜

銅陵志卷之八

五十五

銅陵四詠

松山文燄

王貫 教諭

謫仙曾此究遺經遂使松山擅美名喬木常
青含秀氣飛流不斷帶書聲奎光炳煥霞初
照文運照日正明安得從容登絕嶺五松
深處望神京

杏阜丹光

仙翁脩煉已飛昇夜夜丹光射紫清石鼎千
年存古跡杏花幾樹發春榮雲浮愧若爐烟

動月皎猶疑竈火明安得相從求至訣功成
九轉得長生

葉山文筆

一峯迥出直如椽遠鎮銅陵幾百年華表秋
高金氣肅崑崙春暖玉毫圓雲霞照處奎光
盛菊露滋時秀色鮮兆應斯文誠不偶科名
人傑喜蟬聯

大江澄練

風恬浪靜鏡光浮似練平鋪晝夜流合派百

銅陵志卷之八

五十六

川聲浩浩朝宗滄海勢悠悠曉涵紅日黃金
滿夜浸銀河碎玉稠自是恩波深莫測萬年
天塹壯皇州

泮宮四詠

泮芹發秀

陳繆
本縣知縣

泮橋晴影跨虹霓池面芹香葉葉齊露墮柔
莖春意足烟籠績翠曉光迷名聞往古人皆
羨水泛空虛月易低退食遲回暫乘興倚闌
高詠各東西

壇杏飄香

壇花開盡亂飄香
沃土滋培歲月長
舊本遙知分闕里
新稍遠見出宮牆
清芬暗覺饒春意
晴彩尤宜帶夕陽
鐘鼓聲殘講經罷
坐携餘興把紅芳

擊鼓講經

曙色初分燭影紅
談經鼉鼓奏逢逢
滿壇時雨絃歌裏
一鐸春風絳幙中
五典微言投積慮
三墳奧義得磨礱
停看會合桃花浪
變化

銅陵志卷之八

五十七

飛龍一碧空

叩鏞退食

談經終罷叩鏞遲
花底從容退食時
莫道齏鹽無美味
且留月米給晨炊
分陰過眼應須惜
列鼎當筵自有期
千里霜蹄知汗血
康莊近見早驅馳

十里青山

吳與弼

徵士

群岡聯絡接銅陵
何代流傳十里名
隔岸翠屏相應好
片帆歸詠正秋清

又

歸心日日數郵程
楚水吳山次第吟
安樂有窩時在眼
只憐無計答昇平

遊銅官山

劉渙
進士

銅官山畔試登臨
古木叢篁一徑深
驚鳥引雛飛別樹
輕烟和雨過前林
撩人好景從頭記
遣興新詩信口吟
幾度欲歸猶繾綣
更尋清澗滌煩襟

又

銅陵志卷之八

五十八

載酒登山興未闌
俄驚石燕拂雲端
僕夫急語催歸路
賓客相看即據鞍
千載佳期應不偶
一朝樂事便爲難
遙知歸到行臺後
吟到清風竹數竿

銅陵八景

天王富覽

楊泰
教諭

可愛天王景致嘉
憑高四顧浩無涯
水深東注從三峽
山勢南來屹九華
遠浦茫茫舟上下
隔懷漠漠樹交加
五雲翹首京畿近
虎踞

龍蟠入望賒

五松勝遊

銅官山水最清幽
太白當年樂勝遊
詩美常君同嘯咏
飯慚荀媪獨淹留
書堂高爽凌霄漢
文彩光芒射斗牛
舞袖一回千歲後
五松拂盡水東流

石耳雲根

石耳雙峯峻欲飛
興雲翕歛妙天機
空中未覩成蒼狗
頂上先看冒白衣
有意從龍爲雨

銅陵志卷之八

五十九

去無心伴鶴放晴
歸作霖更喜蘇枯稿
多少瞳氓望解圍

曹韓沙讖

沙湧曹韓嘴若圓
狀元有兆出來年
管教策向墀前對拱聽
臚從天上傳夢感
主司曾有應歌謠
城市豈無緣
銅官文運時
當轉寄語

江神爲旋

銅阜棲靈

九華挺秀萃銅官
永奠神祠豈等閑
報祀禮

文同嶽瀆棲靈形勝異塵寰四方效慕祈神
祝歷代加封揭廟顏爲國福民端不爽英
名千古重如山

鐵船遺跡

作郡潯陽竟拂衣鐵航穩駕仗靈威開頭不
向淮西去捩舵偏從江左歸可是垂休依廟
食故將遺跡露神機摩沙千古終難泯過客
無勞問是非

禪寺鐘曉

鷄鳴古刹欲平明響振蒲牢百八聲驚起上
方僧出定猷醒下界客趨程風飄逸韻催殘
月霜肅洪音報曉晴堪嘆紛紛塵代裏何人
起聽不關情

縣河晚泊

烟暝江天夕照殘舟船上下泊河灣微茫漁
火依星燦迤邐征帆帶月還兩岸潮平波浪
息一川風靜水雲閑更無犬吠驚鄉夢穩卧
船窓夜不關

銅官次韻

官山此日喜重臨
叨從輶車興轉深
流水小橋通竹徑
白雲青嶼間松林
山花似向人饒笑
野鳥如留客醉吟
坐久忽驚風雨過
飄飄涼思滿衣襟

又

好山看盡更凭闌
欲挽詩情上筆端
涼雨有如留使節
夕陽無奈促歸鞍
人生行樂百年少
塵世相逢一笑難
何日重來舒逸興
留題

銅陵志卷之八

六十一

遍刻竹千竿

清涼八景

天台峰秀

吳琛
都憲

奇峯聳翠逼雲端
信是坤靈拔地攢
萬縷烟霞籠石磴
四時花木蔭林巒
巒巒鳥還青嶂聲
雜人立紅亭
眼界寬共說禪宗
棲得穩
個中盤曲往來看

噴珠泉美

方池圓石出天然
罅隙能通地底泉
源脉湧

來如醴冽支流噴出若珠圓甘涼可却炎天
暑潤澤堪澆旱歲田自是禪心相對處了然
不受一塵牽

獅子昂霄

山形肖獸得名稱聳立雲霄態度橫霧罩晚
岩疑氣吐草鋪春麓若毛生從龍有意能興
雨與世無情豈啖牲獨愛禪房風景好年年
側耳聽鐘聲

玉鼎含烟

頑石分明造化成如爐如鼎豎山嶽翠嵐縹
緲臨鉉起白靄氤氳傍足沉恍惚擅香焚宿
火依稀雲氣散秋岑老禪玩此清無限忘却
塵中世故心

百丈丹崖

絕頂巍峩百丈高紅塵飛不到林臯天光遠
映岩頭樹地氣微生澗底颺抱子野猿時上
下迎人山鳥自呼翱何當梵刹鳴鐘杵響應
崖聲似擊磬

馬嶺松雲

長巒高處倚徂松，偃蹇猶如立地龍。
滿樹風聲和曉日，萬枝雲氣覆晴峰。
效靈常是興甘澤，休憩何須問舊封。
寄語樵柯休剪伐，年年留取伴禪蹤。

羅公書堂

哲人有志取功名，故向幽林結短楹。
屋裏吾伊聲未絕，案頭博覽業尤精。
一朝偉烈稱當世，百載頽基仰舊聲。
珍重鄉邦年少士，好將

踪跡效前英

天女前拜

孤峯挺秀倚長空，似對祇園展拜容。
突兀豈能循禮度，欠伸却訝盡嚴恭。
羊腸曲繞烟霞爛，螺髻光凝雨露濃。
共說此中多勝景，何時登眺望雲松。

英烈王廟

報國曾捐百戰身，遺祠應得祀姚村。
忠心耿耿生無愧，英氣洋洋死若存。
千載封王功不

著四時賽祭禮彌敦乞靈不特居民仰盼嚮
相承裕後昆

和裴休題銅官廟韻

王昂

江西解元

賢侯流慶遠王祀此江邊蹟隱苔封石名留
月在天靈應鍾泰嶽圖不必凌煙雩鼓迎神
處蒼蒿欲愴然

又

周仕

廬陵人

張侯捐郡印廟食銅山邊骨座千祀地神超
大界天碧壇棲桂雨丹洞肅楓烟威靈將不

銅陵志卷之八

六十四

信碑勒豈徒然

又

周仲

吉水人

張廟古何在銅官山水邊乞靈應有地迴馭
却從天樹密籠寒霧潭深帶夕烟千年幾興
替此際獨巋然

又

孫鎡

貴池人

雲林峨古廟揜映石門邊仙境更何地塵寰
別有天鶴來松點雪龍起洞噓烟山水鍾靈
秀神明豈偶然

石門道中

李宗泗

本府
推官

斜日行村落秋風度野橋流泉通石眼細路
轉山腰洞小雲生薄岩高月上遙碧潭清可
掬分半洗詩瓢

又

百轉羊腸度石門白雲浮動小橋渾青山亂
點東西岸黃葉孤飛遠近村洗藥人分秋水
淨涼茶僧就夕陽暄何須問酒東林社明月
清風當一樽

銅陵志卷之八

六十五

夜月乘舟

一幅蒲帆掛月明清風吹動水雲輕江寒遠
岸燃漁火天靜踈鐘傍客程沙軟不驚鷗夢
穩林虛偏應鶴聲清更須載酒携琴去尋見
梅花便結盟

阻風宿丁家洲

三朝淫雨兩朝風夜泊蘆花小港中似案遠
山渾礙月如船高浪欲平空霜侵楊柳蕭踈
綠水暗芙蓉寂寞紅人倚蓬窓秋滿眼酒懷

詩興兩爭雄

大通江上

雙槳搖衝下大通
隔林烟火隔溪鐘
笙簧鳥雀清還濁
水墨江山淡更濃
沽酒有村垂柳鎖
採樵無路落花封
胷中不用吞雲夢
一覽煙波幾萬重

和石門道中韻

李顯 本縣知縣

怪石排空露一門
碧流溪引淨無渾
沙門半掩雲邊寺
茅屋斜連煙外村
樵子肩薪奔路晚
野翁織履負墻暄
使君過此因民瘼
不似閑遊覓酒樽

銅陵志卷之八

六十六

過銅陵觀鐵船

王守仁 都御史御

青山滾滾如奔濤
鐵船何處來停橈
人間剗木寧有此疑
是仙人之所操
仙人一去幾千載
山頭日日長風號
船頭出土尚彷彿
後岡有石云船稍
我行過此徒恃度
昔人用心無已切
從來風波平地惡
縱有鐵船還未牢
秦鞭驅之不能動
真力何所施
其篙我欲乘之

訪蓬島雷師鼓柁虹爲纜
溺流萬里不勝芥
復恐駕此成徒勞
世路難行每如此
獨立斜陽首重搔

次鐵船韻

李楫 懷寧人

海門一關飛怒濤
誰駕鐵舸馳仙橈
銅官自是洞天所
歷險何事龍門操
驂鸞我適桂嶺去
北風未至南風號
登堂展卷始驚異
一天雷雨生招稍
仙人去矣不復返
臨軒使我徒切切
陽明先生九鼎筆
自此鐵舸愈安牢
海

銅陵志卷之八

六十七

不揚波聖人出桴非所用
胡爲篙我公自有釣鰲具
珊瑚百丈臨竿纜
我公自是濟川才
中流自在何心勞
人間信有張果老
鐵舸技癢如徒搔

泊銅陵與教諭王一槐聯句 竇明同知

雨過銅陵景一奇 明
騷人相對却相宜
江雲片片歸何急 槐
烟樹重重去恐遲
浙酒酌來欺下箸 明
楚鱸烹出上寒漪
明朝欲別情無限

槐 斜月踈鐘重所思 明

春日舟中

張邦教

同知

清江畫舫出新春雲水顛危任此身竹榻旋
分芸馥煖蠹魚空對鷓冠貧初鷺度谷嬌啼
濕弱柳窺人巧弄顰徒倚船窗誰與伴只消
柱笏看嶙峋

下學勉諸生

伍文定

僉都

銅陵元亦有人才二十年餘遜奪魁莫謂山
川埋秀麗只緣子弟少栽培家邦敬恕天應
得昕夕詩書運自回更益講堂身教到攀龍

銅陵志卷之八

六十八

附鳳逼三台

次韻贈教諭王一槐

李循義

推官

先生自是出群才坐我春風得士魁一本槐
陰分舊植五松書院發新培臨江授筆窮三
昧拂石談經過百回今古蘇湖誰上下賢聲
從此徹三台

贈訓導毛翀

一蘊寂寞老時才清暇憑君獨占魁三徑菊
松休記憶滿門桃李且栽培書當疑處開雄

辯文到衰時力挽回但使江村知五教何須
名位是三台

勉諸生二首

銅官靈秀育英才江嘴沙圓出大魁并未及
泉由自棄山從平地要人培聽雞有夢真成
舜希驥無心自得回天下事皆男子做門
未必隔仙台

又

十年養就不凡才一戰能收天下魁洗竹烟

雲連日掃種蘭雨露及時培塵心斷後天機
見士氣盛來文運回莫把沉身疑學海檣星
耿耿接三台

新移儒學

何文邦

主事

堂堂何處泮宮開風動南畿豸使來毫髮不
干公帑費棟楹爭赴義門財地靈人傑非虛
語文運天開見異才昨夜銅庠觀牛斗不勝
文燄燭三台

次韻

莫輝

知縣

有宋東移建學宮
迄今西創倍前功
殿堂高聳凌雲表
山水清竒入畫中
德業後先追孔孟
衣冠次第駕夔龍
功成莫駕崇儒者
勒石鐫碑世世隆

晚泊大江

童士昂

漁艇已收綸
斜陽下烟水
寂寂掩蓬窓
坐聽舟人語

宿真如寺

盧煥
提學御史

寒雨籠陰結
暝顏暫投車
馬宿僧間蠹
魚歲

銅陵志卷之八

七十

久殘經亂燈
火堂深繡佛
閒繞舍秋聲
風滿樹隔窓
簷滴水流灣
素衾一榻初
酣靜清夢
絲絲越萬山

書察院壁

次雷石韻

仲選
御史

冉冉征塵慘
客顏行驄聊
駐此臺間公
家事了庭堦
靜江漢風恬
劍戟閒當面
好峰雲漠漠
隔離清澗水
灣灣無端旅
館多鄉思歸
夢依稀繞故
山

舟中漫賦

張雲鷺
御史

江上行江上行江風颯颯江水清萬頃波濤
中渡舟身在太虛夢猶驚搖蕩舟人施天巧
還聞鼓吹雜波聲莫謂旌旗亦蔽空如何擊
楫志清平埜岸蘆花漫夾洲渺茫千里數峰
青無邊襟思遠塵埃帆檣杆頭雲霧生

題孝子陳希哲希爵希和李循義

喜聞孝感誌銅官殘臘收光對雪看三子有
情廬墓泣六年無語問家安野堂龜見非驚
蟄獨樹花開不避寒坐起清江天未曙欲馳

銅陵志卷之八

七十一

封事五雲端

改鮎魚山爲鰲山

黃顯本府太守

山盤十里起鰲頭碧水週旋淑氣浮欲識洋
洋回顧意絲綸大手下金鈎

重建學校次李推府韻

陳旦訓導

古今學校育英才王宋諸賢不愧魁革故大
駭規制隘鼎新直爲本根培三綱五典千年
在孝子忠臣一氣回謝得郭君謂郭君曾殫
力聲名猶未到三台

勉諸生

宮中桃李總竒才尤喜梅花占早魁
機遂已憑時雨化根榮全在土膏培
人爲肯向燈前盡氣運翻從天上回
莫謂雲臺霄壤隔文光萬丈射三台

遊禪定寺

李廷纘 教諭

爲過乘驄到此間雲迷古寺境常關
竹陰遶屋棲鳴鳳松蔭遮林隱瑞鸞
行跳忽驚喧鳥亂坐來不覺老僧閒
靜思塵世空名累天地

銅陵志卷之八

七十一

何曾隘小官

自述

潘伯庸 邑人廉憲玄孫大承記

定夏驅夷荷

聖明掄才先濫及鱖生堂登肅政三廉訪
轡攬臨安百度貞獨抱葵誠酌簡擢可堪
樗朽愧簪纓只憑一節完終始啓我昆苗
善繼承

讚潘廉憲

劉時敏 邑人教諭

大鼎初新選重臣持風秉鉞自丹宸萬方玉
帛今洪武一德賡歌起戊申檀氏曙星勞主

問衡州玉樹絕才倫
雲龍風虎真知遇
池考君看第一人

題章孝子以示曾孫論

毛起 檢討

山中不見幽人跡
江上仍傳孝子名
秋老白雲迷
鶴表春陰紅霧濕
鶻聲自同徐石能
心踐曾向王冰覺
卧輕今日蘭芝方
鼎盛懸知天道有虛盈

初至禪定寺

李士元 知縣

棲棲六月渡江鄉
客况何當驛路長
雪霰摩

銅陵志卷之八

七十二

天江漢壯雲霞引袖黍禾香
簡書捧日塵心赤
桑梓迷烟望眼黃
雙劍應知千載意
漫將衰鬢數馮唐

謁靈祐廟

薰風引袖入層巒
對越神功俎豆端
擊楫精靈行鐵棹
戴星經緯照銅官
雲霞合殿爐烟重
松栢分行廟貌完
竹帛爲誰成不朽
掀髯江表思漫漫

謁府囿舟中立冬

清溪杯酒肅霜天一夜西風鼓角豎商筭盈
虛帆影裡客床溫燠雁聲邊池村烟淨黃花
燦華嶺雲輕白鳥翩一綬那須千縷簇燈前
賴有斲輪編

夜行

夜半江村鬢發天百年常結一樽綠盤滄羅
列雁聲到烟水空同月影圓挽綬豈忘廷雉
誼驅車不計掌珠年間閩正屬誅求急鷄犬
聲中夢未便

銅陵志卷之八

七十四

鳳凰曉行

幃帷厭池草徑鮮壯志消磨露草邊丹葉擁
水水疑熱絮雲裹山山怕寒剝稻村春葉猶
落炊羨野竈霜未乾籬間瘠犬吠過客似與
主人護曉眠

觀競渡

龍舟神捷飾雄文楊子江邊午日溫鼉鼓彌
天降恠物蘭橈擊水出忠魂追風鱗甲黃頭
合照眼鋒鋌白浪分世俗不知孤憤意綠陰

深處列壺殮

澄照寺

叢門初駐節
草莽即生神
石瘦春秋老
僧貧意氣真
聯風雙鳥翼
閨水亂蛙蜃
征衫收暮雨
一坐野園春

迎春

綺羅成隊按青陽
春仗行春春水茫
雪底風清吹玉樹
花前淑氣潤銅章
細草夢迴鷄犬
域芳心羞上蠶
絲堂東風生處成
佳况暫對

賓朋錦瑟傍

